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貳
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三

唐

僖宗皇帝

〔紀〕乾符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高駢

遣其將張璘梁繼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徐州人畢師鐸寬旬人

李罕之項城人等巢遂趣廣南

夏四月庚申朔日食

以王鐸爲行營招討都統上以羣盜爲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下

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爲荊南節度使行營都統鐸奏以李係

爲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隋置今湖南長沙府是以拒黃巢係最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鐸以其家世其將故奏用之

之

秋七月黃巢陷廣州節度使李迢死之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

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

請除巢率府率唐置左右衛率府率各一人掌東宮兵仗羽衛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訴執政急攻廣州

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

巢張狼
鴟性難
野表請
馴其並
廣州順
誠以歸
特以聊
敗息肩
此朝且
窺朝廷

動耳授之
理勢俱無
可允從彼
斤斤於市
船貨於市
既昧事體
重輕而思
以率府告
身相餌尤
為關於南
敵又廣不
既陷高聯
肯從擊不
大庚趣擊
之謀養難
貽患蓋日
深一日矣

巨容膺圖
外之寄賊
方敗竄有
會可乘正
當悉銳窮
追以靖伏
莽乃怨誅
國家負人
欲留賊以

可草巢殺之

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瑄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于循潮二州
遞進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巢巢必逃遁乞敕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

州之險不許大庾嶺即梅嶺注見前梧州唐置今廣西梧州府是昭
州亦唐置今廣西平樂府是永州府是餘注並見前

冬十月以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周寶

字上圭平
州處龍人

為鎮海節度

使

綱目于是條提綱高駢為淮南節度使下不書周寶為鎮海節度使而書崔安潛為四川節度使考唐書崔
安潛傳乾符初安潛代高駢領四川節度使又高駢傳駢自四川徙荆南再授鎮海是安潛之領四川在高

駢徒節鎮海之前不在是年也提綱所書似安潛于是年始受四川之命與本傳不符今依通鑑書周寶為鎮
海不書安潛為四川再考通鑑是年三月有記安潛置黃頭軍事綱目移載于此今補注于後陳敬瑄為四川

節度使
條目

黃巢陷潭州遣其將尚讓偪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漢宏

兗州人

作亂

黃巢

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

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

係奔
朗州

遣尚讓進偪江

陵衆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

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為盜後數日賊乃至

漢宏尋覓宋兗遂掠申光
詔諸道兵討之漢宏乃降

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荊門

注見
前

黃巢趣襄陽

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兵屯荊門關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

林中全晟逆戰陽敗以誘賊伏發大破之俘斬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

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甯則

圖富貴全
侵既統舟
師渡江開
除書而遠
返致賊分
復煽江東
二不勝罪
固然所以
殊此者豈
非億宗紀
能振飭日
網而尚專
壞遊嬉其
務遊而宗
獲罪祖也
較之尤甚
爲尤人也

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最渡江追賊會朝
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今饒州府信今廣信府等十五州衆至

二十萬

十二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初盧攜嘗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
將屢破賊乃復以攜爲相凡王鐸鄭畋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子〕廣明元年春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

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
業至內侍省賜死上書駢射劍梁法算至于音律精博無不精妙好蹴鞠調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確曰朕若應擊球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下笑而已

改楊子院爲發運使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商賈
貨財之半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商賈未耳乃止

三月以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之鎮許昌也安潛先爲忠武節度使田令孜

爲其兄陳敬瑄令孜本姓陳氏冒宦者姓爲田敬瑄素微賤爲餅師求兵馬使不得旣而安潛代高駢鎮

蜀蜀兵怯弱安潛募陳許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皆戴黃帽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挂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兵由是浸強敬瑄因緣令

孜得隸神策累遷大將軍至是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

即此悉上通監軍覽

名士虛聲相尚實集有裨於用雖多亦何足異况幕府得人不盛亦不美如緣水之時渠乃比之唐末人朝廷幻妄不人心明別算卑此可見

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王勛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

第一籌卽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師立鎮東川勛鎮興元

以鄭從讜字正求餘慶之孫乾符五年九月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河東軍屢亂乾符六年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是年正月復

亂殺節度使康傳圭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從讜奏以王調劉從龜字子真崇魯字郊文皆政會

七世趙崇爲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從龜親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爲惡者輒先

覺誅之知張彥球有方略本心非欲爲亂乃獨推首亂者殺之慰諭彥球委以兵柄彥球爲盡死力卒獲其用

以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盧攜奏以駢爲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

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挾田令孜外倚高駢寵

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啓陳常爲所沮

夏五月以李順融爲樞密使始降白麻與將相同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婺州睦州注見前婺州隋置今浙江金華府是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

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爲之

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

平不煩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

死巢勢復振陷睦婺兩州尋復陷宣州注見前

駢自復安
南鎮成都
移節有漸
所向頗銳
其所錄乃
至如虎則
以始乘激
發之氣尙
足有爲遠
其私意反
覆中是以
於不左
如一明季

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初南詔遣使求和親。前見比使還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爲是。澹以和親前可許亦見前上命宰相議之。盧

攜豆盧瑑曰：蠻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因爲盜賊，皆蠻故也。不若且

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亦可矣。乃詔陳

敬瑄許其和親，而不稱臣，以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賜以金帛。中和初南詔上表款

附後遂以宗女妻之。

秋七月，黃巢渡江。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唐縣今屬泗州六合。即古堂邑，隋置縣今屬江甯府兵

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

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爲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

復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上表告急。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

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駢遂稱風

痺，不復出戰。巢衆號十五萬，副部統實全，最以六千人與之戰，頗有新捷，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候援軍，而駢竟不之救，賊遂擊破全，最悉衆渡淮。

李可舉幽州節度使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蔚州節度使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

達靼。鞑靼別部居于陰山，當劉友益曰達靼，始見此。先是李琢與李可舉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

共討沙陀。沙陀大將高文集以朔州降。至是李克用引兵擊文集，可舉

良玉始為
流賊所傷
未幾而日
就汨喪首
鼠難支識
者可觀將
運矣知世

遣兵邀之於藥兒嶺

胡三省注在雄武軍西雄武軍注見前

大破之殺萬三千餘人李盡忠程

懷信皆死琢及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

宗族北入達靼

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便取之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轡木葉或臨射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

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

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黃巢既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遂

陷申州入潁宋徐竟之境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

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

胡三省注言已欲問罪京于朝廷與衆人無預也

師聞之大恐盧攜稱疾不出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

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懌令且發兵守潼關

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為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

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

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

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奏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

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秦宗權

上蔡

為蔡州刺史初忠武節度使薛能

遣牙將秦宗權調發至蔡州會許州亂大將周岌逐能而殺之

時詔諸道發兵屯陳

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譁能慰撫之乃定時周巽亦引兵赴潞水自稱留後宗權託云赴難選

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是詔以岌帥忠武岌即表宗權為刺史

十二月黃巢入潼關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

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

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

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託關下今遣

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

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

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

力戰自午至酉士卒饑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

之賊自關左禁阬即禁豁口也在潼關南平時禁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阬入夾攻潼關關上兵潰承範變

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守之

以黃巢為天平節度使先是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

其到鎮討之盧攜以為不可乃止及是復下制授之

以王徽字昭文休從京兆人裴澈休從同平章事盧攜自殺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

服氛方熾撲之猶恐不熄致延益廣謀行亦無錫揚湯

止沸況巢之兇猾更非爵位可南以廢廣不覆轍平盧足監止見其言不乃從而非用其言後以死特無辜不謀國恥之亦徒笑耳

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貶爲賓客分司而薦徽澈爲相攜仰藥死

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

鳳翔博野

長慶初李寶以博野兵三千歸京師留戍鳳翔名博野軍

援兵至渭橋見

新軍

田今改所募

衣裘新鮮大怒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安既入城令孜帥

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

壽王即昭宗餘無考

及妃嬪數人

從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

十人迎于灊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

殺之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于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

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

梗澀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黃巢僭號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稱大齊皇帝改元

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尙讓爲太尉命朱溫屯東

渭橋

溫錫山人少孤貧與兄存昱依蒲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

胡三省曰朱溫始此豆盧瑑崔沆于琮劉

鄴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

賊並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

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重榮擁河
中重鎮戰
守皆有可
憑何至望
塵降賊真
所謂亂臣
賊子也迨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

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
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
者怪之。幕客靳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
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尙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使詣
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
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尙數萬。畋使人招之。
皆至。軍勢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

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京兆萬年人舉兵入援。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

詔命。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朱溫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太原人與戰。大破之。遂入援。黃巢之

入關也。王重榮爲河中留後。請降於巢。旣而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
勝其苦。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
使者殺之。巢遣朱溫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

困於調發始驅賊使擊賊於藉口兵顧節紆患所謂欲蓋彌彰乎將誰欺

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于渭北

〔丑辛〕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 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

亦勸上上從之

以蕭遘字得聖之子王鐸同平章事 上次綿州以遘同平章事及至成都以鐸

守司徒復同平章事時裴澈亦自賊中奔詣行在

二月加高駢東面都統 上遣使趣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三月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統 詔以畋為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

功者並聽其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

黃巢遣尙讓帥衆五

萬寇鳳翔敗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于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戰行而前伏發大敗于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龍尾陂在鳳翔府岐山縣東

敕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友金克用族父也前與高文集同降及是代

北監軍陳景思帥之入援至絳州以賊勢方盛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

萬人屯於崞西

崞縣之西也時縣注見前

友金因說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

為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

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紐諸部

萬人來赴

官軍初至
出迎爭先
擊賊是時
人心之望
救迫於水
火自宜亟
爲保禦安
堵而宗楚
輩致賊伺
隙掩至自
喪其軀回
無可委答
乃鄭吹遠
屯整屋不
早入都城
熟籌善後
坐使長安
萬戶流血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宥州

前注見

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

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而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夏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是時李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

恭屯武功鄭畋屯整屋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謹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灞上詢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

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東塘

即茱萸灣在今揚州府江都縣東北亦曰灣頭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

者以爲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竟不發

成川雖勞
傳微其
安足抵
過平
唐之惡
軍奄中
矣其亦
竟有忠
奮發如
復光者
周發大
方鎮臣
甘心賊
雖中道
心其視
都留守
上金吾
望塵迎
相去豈
一聞乎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黃巢之陷長安也。周岌降之。嘗以夜晏急召

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

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

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舍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

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分

軍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皆許州人王建。字光圖。舞陽人韓建。字佐時。長社人張造。

李師泰。亦皆許州人龐從。曹州人。後更名師古。考異曰。上書八都。而下止有王將之時。朱溫方陷鄧

州。復光帥八都以擊溫。敗之。遂克鄧州。胡三省曰。王建始見此。

六月。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陷忻代州。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具頓遞。鄭從讜

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

陷忻代。留居代州。既而克用復寇蔚州。

秋七月。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田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頒賜

從駕諸軍無虛日。不及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土客。蜀客從駕軍都頭。唐中葉

部之軍謂之一部其部帥呼爲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都頭皆拜受。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

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賜懸殊頗有缺望恐萬一致變願軍

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士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問曰琪曰汝有功

邪答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契丹戰十戰又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線縫復戰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

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

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高駢於廣陵琪至

江岸兵衆皆散唯一走從琪解印劍授之令齎詣陳敬瑄且教之曰汝見陳公言郭琪渡江我以劍擊之墜水戶隨湍流下矣陳公必據汝言懸榜安衆汝得厚賞吾家亦可保無恙也遂逸去敬瑄果免其家

殺左拾遺孟昭圖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

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

去年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爲賊所屠前此黃頭軍亂

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

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

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

恐收復之期尙勞宸慮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後周置今四川嘉定府是

司戶遣人沈於蔓頤津在眉州東蔓頤山下臨江津即玻璃江也聞者氣塞

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碗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三唐僖宗皇帝

感化牙將時溥

彭城人

殺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爲留後

支詳遣時溥陳璠

將兵入關討黃巢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

說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

於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璠伏甲於七里亭

亭去徐州七里因名

并

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爲留後溥表璠爲宿州刺史尋殺之

溥嘗因食中毒璠判官李凝古殺之

凝古父損爲散騎常侍在成鄆溥奏凝古父同謀因令殺受其賂令御史臺鞠之蕭遼奏曰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父損相去萬里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朝廷何以自立損乃得

免時令殺專橫羣臣莫敢近視惟遷屢與爭辨朝廷倚之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

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

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有衆萬餘人秦宗權表爲光州刺史固始縣佐

唐制諸縣丞簿尉以下有司功司戶諸佐

王潮

字信成光州固始人

及弟審邦

字次郡

審知

字信通

皆以材氣知名

緒以潮爲軍正信用之

潮三省曰王潮事始此

九月高駢罷兵還府

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實

及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

不行幕客或曰高公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未必非圖我也會駢

使人約寶面會瓜州

在揚州府江都縣南江濱有城爲南北嚮要地

議軍事寶辭疾不往由是遂爲深

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將爲後患。復罷兵還府。

駢召董昌至廣陵。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周寶表爲杭州刺史。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李昌言將兵屯興平。

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怒其衆。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卽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爲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爲鳳翔節度使。

〔王〕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

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欵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

駢。但領鹽鐵轉運使。驛召崔安潛爲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爲司馬。諸

葛爽青州博昌人。康寔爲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爲京城三面

都統。以楊復光爲南面行營都監使。

二月。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軍事一以咨之。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徧長安。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在西安府富平縣。

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甯。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

武。屯武功。官軍四集。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時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實人爲糧。以肥瘦論價。

駢既移鎮 淮南實扼 其要害甚 武庫容且 錄是當賊 力能制一 者惟井娃 自乃藏 巨尊始而 專兵攘分 惟恐人則 堅壁老將 坐視諸師 託疾甚且 賊勢縱養 以登三廷 都統卒年 登地喪千 江淮數盜 里非為之 罪非誰兵 罪既迫攘 柄語解肆 快悖逆而 為悖逆而 不顧其罪 矣不容誅

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 駢既失兵柄復解利權攘袂大詬上

表自訴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臣節既虧貢賦遂絕駢好神

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等共盡感駢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曰宰相有遺刺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惟張先生可以禦之駢請于守一守一乃使駢衣婦人服潛于他室而代駢居寢中夜鄉銅器于階

令隱然有聲又密以凝血灑庭宇如格闘之狀且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之用之刻青石為奇字曰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

驚聽不日當降是後駢守一及用之為軍使置將吏如帥府又慮人泄其姦謀乃書于駢曰神仙不難致人孰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軍使置將吏如帥府又慮人泄其姦謀乃書于駢曰神仙不難致

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拜起纔竟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六月蜀中羣盜起 先是邛州牙官阡能西蜀夷因公事違期亡命為盜踰

月衆至萬人橫行邛雅於是羣盜並起羅渾擊句胡僧各聚衆數千人應之

官軍與戰大敗官軍恐復罪多執村民為俘陳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既而峽賊

韓秀昇唐書作故屈行從以兵斷峽江路即三峽為盜陳敬瑄遣兵討之復

為所敗江淮賈賦斷絕雲安清井路不通乏饑雲安後周縣今日雲陽敬瑄乃以押牙高

仁厚史傳不詳為都招討指揮使先討阡能等平之仁厚獲阡能陳者溫言慰問謂曰汝歸潛語諸衆我明日且戰有能

釋甲迎者當器皆為歸順字遂縱之去敵諸將毀櫓鼓而前羅渾擊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諷其衆皆真降渾擊窮而走衆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乃署降衆背令前驅過諸寨則大呼曰羅渾擊已降

大軍至矣因示以背字衆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傳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謀決戰會前驅者至衆皆不應羅夫子自到衆聚其首縛阡能以獻仁厚出兵凡六日五賊皆平餘衆悉降明年敬

瑄復奏以仁厚為行軍司馬討峽路羣盜仁厚攻焚賊寨鑿沈其舟精賊